

兵的他 and 長村

著 辛 克 丁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62 核點

1.129

兵 的 他 和 長 村

著 辛 克 丁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 1949 •

• 兵的他 and 長村 •

刊行者：

著者 丁克辛

發行人 吉少甫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

基本定價 三元三角

印刷者 大華印刷所

羣益出版社
上海(〇區)武昌路四七六號

有版權：滬1(0001—5000)

村長和他的兵

——獻給全晉察冀邊區的游擊小組和縣、區、村幹部們！

一 『我們立刻就動員起來，幹！』

反「掃蕩」開始了！

村公所裏滿是人：游擊組，民兵，和村幹部，有坐在炕上的，有蹲在地下的。靠窗的炕頭上，大大小小七八個地雷排成一長條，像一個個酒瓶。游擊組員們都穿着爬山鞋，腰裏束着腰帶；腰帶上掛着黑皮的子彈匣。雖然在開會，大槍也都捨不得取下來，仍然掛在肩膀上，或是拿在手裏。

區裏的許大隊長在講話，他披着羊皮襖；戴一頂黃軍帽；腰裏掛一支「七星子」。他個兒不高，眼睛又大又亮，說話很快；話越說得快，眼睛越霎得快。

村長在地下牆角裏，用心聽着，一句話也不讓漏掉；有時聽得忘記了抽煙，煙都熄了。

今天成立了戰時村公所，上級規定村長，抗聯會主任，中隊長，治安員和糧秣主任五個人參加，專門負責領導反「掃蕩」期間的一切工作，領導游擊組；村長負總的責任。

村長把熄了的煙又點着，聽着聽着煙又熄了。

大隊長把游擊組的任務和紀律都已經詳細講過，現在他說：

『你們水村是易縣九區的一個重要村莊，它是一個中心：東面通齊村，東北過小米嶺通苑村，北面通葦莊，西面通張莊王莊，南面通大坡村；不管哪一面發生情況，這裏就立刻吃緊。所以你們這個游擊組的任務，就特別重要……』

游擊組員劉叔倫偷偷的從子彈匣裏抽出一排子彈，側着腦袋研究了一回，輕輕的推一推他旁邊的游擊組長馬發財，說：

『你看，這尖頭的好還是圓頭的好？』

發財瞪他一眼，不理他，扭扭嘴叫他聽講話，不要吵。

接着他又碰碰後面的馬黑小，對他說：

『黑小，你看這粒子彈的屁股眼很深，準是一粒臭子。』

『你是臭子……』對方低聲笑着說。

『你們鷄巴民兵什麼也不懂。』

黑小把手榴彈在劉叔倫的禿子頭上敲了兩下：『你懂！你懂！』

治安員馬老廣走近他兩個，輕聲罵道：

『區裏老齊同志講話了，他媽的你們不聽！』

老齊同志穿一件舊棉大襖，戴一頂破氈帽，年紀二十五六，面孔白淨，橫背着

一支大槍。他說：

『許大隊長把要緊的話都說了，我也再沒有別的話；我們立刻就動員起來，

幹！你們水村平時的工作都是模範，首先是村長領導得好，這一回游擊組，也一定

要做模範！』

他看看大家，末了看看村長。問：

『村長，有把握沒有？』

村長立刻從牆角站起，笑嘻嘻說：

『不敢說有把握，反正幹嘍！』

村幹部和游擊組也都笑嘻嘻說：

『打日本反正不落後。』

大隊長接上去說：

『特別要開展地雷爆炸運動。你們除了游擊組長受過爆炸訓，還有誰？』他的
大眼睛一霎一霎在找人。

『牛肚子。』大家說。

叫牛肚子的那個青年農民從炕上站到地下，臉紅紅的有點難為情。

老齊同志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要做爆炸英雄李×——你們知道李×嗎？』

『知道！』大家回答：『村長給我們講過，日報上不是還登過嗎？』
劉叔倫擠前一點說：

『將來牛肚子也到報上去登他一登。』

牛肚子向他撇一撇嘴，心裏罵：『禿子！』
會就算散了，有人問大隊長：

『游擊組吃戰糧不吃？』

大隊長讓老齊同志回答，老齊說：

『這個上級還沒有指示，先不能吃。』

村長說：

『事情還沒做，先問吃戰糧，看你們不嫌臊！』

那個問吃戰糧的游擊組員伸伸舌頭，做了一個鬼臉。

二 『我是村長，我要光顧了家，那還叫什麼村長？』

臨走的時候，老齊同志把村長拉到一邊，輕聲對他說：

『我們雖然要爭取模範，要大家勇敢；可是也要防備游擊組員受損傷，先要提高他們的情緒，從小勝利中取得大勝利，從一次一次的勝利，慢慢變得敢幹起來，勇敢起來……你千萬要注意這一點！』

村長想，這話正說到他心裏，他早就盤算到這一點。老齊同志也真考慮週到，領導正確，於是滿臉微笑說：

『對，我一定注意，我一定注意。』

第二天，情況又緊了一些，村長把戰時村公所的幹部又集合到一起，商議着督促澈底堅壁，分頭到各個附村去檢查。

抗聯會主任提出來，說就是小莊兒上麻煩，怎樣督促也總是堅壁不澈底，麻煩，又不能強迫命令。

『麻煩。』糧秣主任跟着說。

『是麻煩。』又一個說。

村長兩個眼珠子慢慢轉了一圈，使勁抽一口煙說：

『強迫命令就強迫命令，旁的事不行，這是爲了他們自己，怕什麼！』

中隊長又提出羣衆轉移的問題，上級佈置按地區按街道分組轉移，這事不好辦；羣衆不聽指揮，自由行動。

『這是上級的佈置，不聽指揮不行！』治安員老廣說：『不執行命令也不行！』大家又都看看村長，村長說：

『我同老齊同志大隊長商量過，分組是一定要分組，可是不按街道分，讓他們自願，你硬把兩家不和氣的編在一組實在也不行。』

村長家裏住着八路軍的後方機關，有電話。這時，他們的通訊員掙着匣子急忙忙走進了村公所。

『村長，』他說：『電話上說，管莊的三幾百敵人現在到了口村，部長叫你們準備準備。』

口村離水村不到二十里，在齊村東面，和齊村只隔一個嶺，叫風嶺，齊村和水

村是一道溝，離水村八里。

村長的嘴動了兩下，然後使勁嚥一口唾沫，問通訊員：

『敵人就只一路？』

『就只一路。』

『別處沒情況？』

『別處沒有。』

『那末，老廣。』他對治安員說，老廣也是游擊組員，『你馬上去找游擊組長，叫他立刻把游擊組集合，先從東山梁上派上個哨，敵人一上風嶺，就吆喝！』老廣是執行命令的模範，說一聲『好，我去。』連走帶跑的就沒了。

『羣衆分組轉移，中隊長你負責。』村長又說：『部隊要糧食要鍋，糧秣主任多負責，還有檢查堅壁，現在來不及……』

抗聯會主任說：『我看主村是沒問題，檢查不檢查都行，我負責到小莊兒上去督促一下好了。』

『行，』村長說：『就這麼辦。』

糧秣主任是個開明財主，已經五十歲，工作盡職，這時村長看出他有困難，就說：情況一緊，供給軍隊糧食鍋灶是件麻煩事，大家都要幫他辦，另外又叫中隊長派一個民伕幫他找鍋背糧食。

『這，這就好了。』老頭兒的八字鬍子笑開啦。

回到家裏，電話上的情況又緊了一些；敵人從口村沿溝北上，到了苑村；苑村離水村只十五里，中間隔一個小米嶺。恰好游擊組長集合了游擊組來找村長，村長就叫他馬上派兩支槍上小米嶺監視敵人。風嶺上的哨撤回來。大家幫牛肚子把地雷坑先挖好。

村長本來是回家計劃自己家口轉移的，現在他就催他們立刻轉移，他有四個兒女，大小子十七歲。

『你不跟我們一齊嗎？』他媳婦問他。

『你們跟互助小組轉移，有組長帶領，怕什麼？』

『那你丟下家口全不管！……』

『管？你不怕人笑話！我是村長，我要光顧了家，那還叫什麼村長？』

『村長！村長！誰不知道你是村長！』

然而沒有用，媳婦孩子還是跟了別人轉移了。

三 游擊組有游擊組的紀律，它就是軍隊，要和軍隊一樣有紀律！

家口一走，村長就把家裏當村公所，叫游擊組民兵也都宿在他炕上；爲的靠電話近，地方也寬暢，堅壁真澈底，連門和窗也都堅壁了。中秋過了不到幾天，天氣還不冷。

游擊組民兵的被子都是捲成圓筒形，或是捲成一長條再把兩頭一綁，只有禿子劉叔倫學子弟兵打成長方形的背包。他們一進屋就擠滿了一炕，被子和人，橫七豎八，扯開閒話了。

牛肚子一個人却不言聲的把一個一個地雷從村公所搬過來，靠炕頭放好。

隔壁屋裏傳過話來，叫這邊說話聲輕一點，吵得電話聽不清。

村長心裏本來急着一件事，就說：

『你們光是鬧了，也可以幫助賈辰爾搬搬地雷，再找幾個釘子，把大槍掛在牆上。』

村長着急什麼呢？他是擔心這個游擊組不好領導；游擊組今年剛成立，都是老百姓，散散漫漫；他也是第一回領導游擊組，毫無經驗，雖說村裏的各種工作都是模範，可是這個仗很難打！區裏老齊同志說要派區抗聯會的老趙來幫助領導，那倒使他心寬了一點；可是老趙到現在還不來。

正好，恰巧老趙這個時候來了，天已經快黑。

村長和游擊組很高興，都笑嘻嘻去接他，說了一陣話，村長就問：

『你聽說情況到底怎樣？』

『敵人可能今天宿在苑村了，——小米嶺有哨沒有？』

『有哨有哨，』村長回答：『地雷坑也都挖好了。』

於是老趙放下背包，就同村長，游擊組長，和牛肚子幾個人去查看雷坑的地位好不好。

水村的房屋是靠一條河溝的南岸，岸邊有幾顆大樹，地基比河溝高有二丈，地基下面有一股泉水，通年不斷的向河裏流，河是東西橫躺着。

上上下下都看了看，雷坑地位很合適，老趙很滿意，不過說：

『敵人離這裏不遠，要防備他夜裏奔襲，吃過晚飯就把地雷埋上，小米嶺上的哨可以撤下來，在河對面配合部隊放上游動哨，一面監視敵人，一面看地雷。』

游擊組員們回家吃晚飯，天黑了很久，都還不見回來。部隊上等着配合他們兩個膽大敢幹的過小米嶺去，偵察敵人到底住在苑村不住在苑村，馬老廣第一個回來，急着對村長說：

『村長，這怎麼行？你看大家一去都不回了！』

村長也着急，可是他早就想到，回家吃飯是不方便，大多數的家裏都轉移到小莊上或窩棚裏去了，來回路不近。

『要遇到緊急情況，這怎麼完得成任務？』老廣又說：

村長不回答，他在盤算着怎麼克服這困難，不克服是不行，他問老趙，老趙當下也沒有好辦法。

總算先先後後回來了，只差禿子一個人。

老廣就自告奮勇的說：

『過小米嶺去偵察，我算一個，還有誰去？』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言聲。

『游擊組長派，派到誰是誰！』

游擊組長叫村長派，村長楞了一回，就派，可是那個被派到的說肚子痛，去不了。

『什麼肚子痛，怕死！』旁人說。

『你才怕死！——你不怕死爲什麼你不去？』

『村長沒有派我！』

游擊組長就止住他們說：

『好了好了，你們不要吵，我去！』說着就把大槍背上肩。

村長等他同老廣走了以後，才放出一口氣。

敵人是住在苑村，第二天整天在村子四近搜索堅壁的糧食和東西，晚上仍沒有走。

村長和區裏老趙商量，主張游擊組集體做飯。先吃村裏的戰糧，否則行動不一致，任務完不成。

老趙同意集體吃飯，但吃戰糧上級沒指示，不敢答應，糧秣主任也說他不敢負責。村長早打好主意：吃少由他一人歸還，吃多了由村裏「分數」多的分攤。——游擊組不是別的，是保護本村……

晚上一餐飯捨得很兇，平均每人下十二兩米，還都說沒有吃飽。

村長暗暗裏皺眉頭，他自己是農民，了解農民，皺眉頭不是討厭這些，而是想不出好辦法，一下子把這個游擊組領導好。

和老趙商量的結果，晚上就開了一個會。

游擊組長是不愛說話的；治安員老廣愛說話，可是一到會上就說不完全；村長叫中隊長說，中隊長推村長，說有了村長什麼都行了。

村長就只好說了，他說：游擊組只集合兩天，發生的事情可已經不少，這樣下去這個仗是打不好的，區裏大隊長在動員會上早已說過：游擊組有游擊組的紀律，它就是軍隊，要和軍隊一樣有紀律……第一要服從命令，完成任務……

『不執行命令可是不行！』老廣說。

『可是昨天晚上派人出探竟派不動，還裝肚子痛，』村長說：『區裏指示過，游擊組不是保護別人，是保護我們自己，胆小害怕，那還行？昨天老廣和游擊組長是模範，自告奮勇……』

於是，大家討論通過，以後一次不執行命令，就罰執行三次！

劉叔倫昨天回家吃晚飯，一去就不來，非常不對！以後要請假；誰再不請假回家，罰勤務三天！

兩個民兵送信的時候摘人家棗兒吃，老百姓會說游擊組和日本一樣了，以後再摘也要罰！

『村長，』有人說：『大家到處拉屎，實在不衛生，你不提防踩上一腳，臭得要命，怎麼辦？』

大家決定：誰再亂拉一回，罰他打掃兩天！

末了，叫大家還看到什麼，有什麼意見，盡量提，有人提出搶飯不好，以後吃飯分組，像部隊上一樣。

大家都贊成。

禿子劉叔倫也提了一件：說馬黑小老是用手榴彈打別人的腦袋……

村長說：『這樣是不好：不愛護武器；並且用武器打人，很危險，以後再不
准！』

散會的時候，大家都很快，覺的這個會開了挺好。

村長要抽煙，幾個人搶着替他用火鏈打火，牛肚子一下就打着，笑嘻嘻不言聲

的把火絨送了過去。

四 『我們向區裏去個報告，說我們做了李×了！』

半夜的時候，電話上說：齊村東面五里的武莊又到了二百多敵人，一門砲，兩挺機槍，苑村的敵人仍沒有動。

村長盤算着：敵人很有可能兩路會合水村，三星平西的時候，他就叫把飯做好，等到吃完飯，啓明星已經很高，吹起小風，天就快明了。

老趙有事昨天回了區，村長向老廣、中隊長、游擊組長等商量，他先把他對敵人的估計說了說，接着老廣就說：

『依我看，小米嶺上和黃泥坨上都放上山頭哨，馬上出發，趕天明上山頂，一個監視苑村的敵人，一個監視武莊的，不過黃泥坨上只看到齊村，看不見武莊，我心想着立刻派人到齊村去，和他們的游擊組取聯絡，叫他們的山頭哨監視武莊，敵人一出動就嚷給我們黃泥坨上的哨。』

大家都覺得很對，兩個哨和取聯絡的都立刻派出去，誰都不再講價錢，一派就去。

『你們要是來不及嚷，就打槍！』村長說，接着又派兩個民兵去通知各個轉移小組的組長，叫他們都派上山頭哨，和黃泥坨上的哨聯絡好，敵人要是向這方面出動，馬上再向南溝轉移。

游擊組長馬發財在想，怎樣叫敵人趟地雷，他想，幹游擊組大家都還是頭一回，他也一樣，連大槍都還沒有放過，殺傷敵人主要靠地雷，雖然埋地雷也是頭一回，可是他受過訓，只要敵人趟上去，保管牠嚮。

『我可是沒有準兒。』牛肚子說。

『不要緊，什麼事不經過頭一回！』

『對！』

牛肚子把烟管往脖子後面一插，就把十三斤的一個地雷抗上肩，拿起鐵鏟，壓板，兩個民兵捧了兩個三號地雷跟着他。

『埋下就把線接上，看着！可不要不看着，炸了自己人！』他又問游擊組長：『發財，你聽說了沒有？五區、六區的爆炸開展的真好，單是××一個村，三天之內就炸毀了敵人的三輛汽車，十七個鬼子，裏面有兩個軍官。』

『可惜這裏汽車來不了，我們炸洋馬！』發財一面回答，一面又想起了什麼，又說：

『村長，我得幫他們去埋，怕他們……』沒有等村長答應他就追出去了。

太陽剛探出小山頭，敵人的飛機就來了，飛得真低；就在白楊樹頂上，嗚隆嗚隆轉了幾個圈子，打了兩梭機關槍。

防空的時候，老廣對村長說：

『敵人今天一定向這邊出動。』

村長的意思，五枝槍兩枝放了哨，只剩了三枝，今天主要任務是掩護看地雷的，敵人一路來也好，兩路會合也好，拿定主意打個地雷戰，老廣比較胆大敢幹，

他叫他幫助游擊組長領導，把今天這一仗打好。

『行囉！』老廣高興的說。

村長又看看禿子說：『劉叔倫，今天你可要聽指揮。』

『村長，我幾時不聽指揮的？我是衝鋒在前，退却在後……』

『你就是會說，說的雞蛋沒縫兒，看你，誰叫你這時下槍栓的？』

『這枝槍撞針太短，我想弄長一點。』

『你真是吐蛋！』老廣說。

『噤，老媽坐飛機，你抖起來了！』他還想說下去，看見村長在瞪眼，就不敢再說了。

好久好久，哨上沒有動靜，黃泥坨和小米嶺高高的蹲在那裏，都不言聲，河溝裏的水嘩嘩地流着，要不是遠處的飛機還在轉，就像什麼事也沒有。

天慢慢變得陰沉起來，太陽早已不見了，又過了一回，竟有一滴兩滴雨落下。

馬發財回來，着志說：

『糟糕，下起雨來了！村長，你說地雷起不起？』

『不起！』村長說：『一下雨敵人就會出動。』

『可是淋濕了就不響。』

『你受過爆炸訓，你不能想法子？』

這却把游擊組長提醒了，趁雨不大，他同牛肚子立刻去把雷管都蓋上瓦片，重新偽裝好。

不到一回，果然黃泥坨口的瞭望哨上傳過來：武莊冒大烟，點了房，敵人進到了齊村，我們的部隊打他呢。

再過一回，哨上又嚷：

『洋人從齊村上來了！』

雨還稀鬆地下着，聽得見東面一響兩響的步槍聲。

電話機向西轉移，臨走時部長告訴村長：只有二百多敵人，不要緊，苑村的敵人沒有動，緊急時向南或向北靠一靠就行。

村長使勁嚥着唾沫。等電話機一走，他立刻叫游擊組長說：『告訴黃泥坨，敵人離村三里才撤哨，過河向北靠；敵人要不上來，就不撤。』他又把情況寫了兩個簡單的紙條，叫張莊和大坡村的坐探回去報信。糧秣主任和民兵們把鍋鑿壁好，小米分帶着，先上北山。

敵人離村只三里了，村長同老廣，游擊組長，劉叔倫三支槍才冒着小雨過河向北。叫了看地雷的牛肚子和另外兩個民兵一齊上了北山坡，等到黃泥坨的哨撤下來追上他們，敵人已到了黃泥坨脚下。這時雨不下了。

『他媽的，你看你看，都是便衣。』老廣說。

『嗯，』村長說：『見鬼啊，他們不順河漕走。』

老廣叫大家把槍擦乾，子彈都上膛，兩支槍先上山頂，掩護下面兩支槍，——他和游擊組長就在下面。

敵人從南山坡根下來，快要進村的時候，牛肚子緊張起來了：他從一塊石頭後面探出頭來，爲的看敵人看得更清楚，老廣叫他不要暴露目標他也聽不見：村道口

有他親手埋的地雷呢！

——轟！

冒起一股濃烟，地雷炸了！

牛肚子兩隻手像鳥翅膀向上一撲，眼睛和嘴張得很大，不出聲的大笑了一回，隨即他爬到村長身邊，低聲說：

『村長，還有兩個雷都在河這邊呢，鬼子不過河怎麼辦？』

村長笑着點點頭，不回答什麼。

這時敵人都嚇得不敢進村了，下到河溝裏來，亂七八糟向西走，快走到地雷對面的時候，村長就叫老廣他們打槍。

游擊組長還是頭一回放槍，頭一槍跟着老廣打出去，手都有點抖，第二第三槍就好一些，但是有一股敵人追過河來了！

『撤吧？』他說，有些吃驚。

『不！』老廣說，『再揍他兩槍。』

敵人繼續向北追，——轟！又一個地雷趨翻了，烟霧裏倒下六七個，其餘的鬼子亂成一團，慌慌張張拖了死傷的同伴，順着河槽加快向西去，有的怕再趨地雷，也不嫌冷，就在水裏走。這中間，又被老廣射倒了一個！

敵人向西去碰了個大釘子：在張莊被我們的部隊迎頭痛打了一陣，空空洞洞放了五六砲，傍晚的時候，又退回武莊去了。

村長和他的兵們回到村裏，高興是不消說的，個個人都喜氣洋洋，舞手舞腳，說話也分外的多，分外鬧得厲害，村長也儘是笑嘻嘻，不禁止他們鬧。吃過晚飯，他對大家說：『我們向區裏去個報告，說我們做了李×了，——大槍跟地雷配合得挺好！』

禿子劉叔倫還不斷在嚷，說只有他算倒霉，被派到山頭上打掩護，敵人怕死不上山，他連一槍也摸不着打。

第二天清早，兩處敵人都退出九區了。

五 一到晚上，村公所裏就非常熱鬧：講課

以外，有說有笑，也唱歌，也唱小調。

接連三天沒有情況。區裏老齊同志和大隊長又召集戰時村公所和游擊組，民兵開了一個會。說明這次反「掃蕩」是長期的，要有長期準備，指出這一時期敵人「掃蕩」的重點在三、四分區，一分區是牽制；進到九區的敵人是武裝偵察性質，不是主力，所以這一次雖然打了勝仗，却不要因此麻痺，輕視敵人。

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加強游擊組教育；加緊完成秋收種麥；進一步堅壁清野；組織羣衆更好的轉移；深入除奸工作；保護糧食，保護青壯年……

把敵人在各地大批搶糧和抓捕青壯年的事實廣泛宣傳。

把子弟兵和游擊組的偉大勝利廣泛宣傳。

『在過去十天當中，』大隊長說，『雲着大眼睛：』單是我們易縣五、六、七三個區游擊組和民兵，就殺傷敵人四百〇五名，炸毀敵人汽車二十四輛，坦克一

輛。」

『殺傷敵人幾百名？』一個民兵問。

『四百〇五名。』別人代答。

『還有二十四輛汽車，一輛坦克。』

『嗨，地雷連坦克車也能炸！』

『所以我們要更好的幹！』老齊同志說：『要改良技術，比如埋地雷，要多埋連環雷，多埋假雷，這裏一個，那裏一個，真真假假，叫敵人弄不清，死得多！埋雷要快，偽裝要好，選擇地點要靈活，坑要挖得深，叫他趟上去就跑不了，雷下面頂好填一塊石板，炸起來力量大，屋裏要多埋張手雷，到處都埋，叫敵人進了屋也不敢住……總之一句話：要打仗就要多研究作戰技術！另外，游擊組還要加強政治教育，糾正許多錯誤觀念，提高大家的認識……從今天起，情況如果不緊，游擊組白天解散，回家收秋，晚間集合：一面防備突然發生情況，一面區裏派人來給你們講課，你們說好不好？』

『好！』

『那還有不好的，老齊同志你說啲？』

於是。一到晚上，村公所裏就非常熱鬧了：講課以外，有說有笑，也唱歌，也唱小調。

村長和游擊組員一樣，也是每晚上都去，不但一同聽講，也同他們一齊說笑。

——他頂喜歡聽大家唱：

『九月裏，秋風涼，

日本強盜來搶糧；

一年辛苦血和汗，

怎能拿來喂狗狼！』

聽完了村長還是不滿足，就說：『劉叔倫，你再唱個殺退鬼子兵。』劉叔倫馬上就唱起來：

『殺退鬼子兵。

一齊下關東。

城頭上，

站着兩位大將軍。

威風凜凜是那個

另一個搶着唱：

『朱德毛澤東！』

禿子被人接唱了有些不满意，就說：

『不是，是你爺爺！』

『是你爺爺！』

兩個人吵起來了。

另外有一個人從外面進來說：

『哈，我想又沒有人烤火，怎麼屋裏這樣亮，原來禿子在這兒呢！』
一屋子人都笑了。

村長說：『劉叔倫，這是我叫你唱的，你可不能生氣。』

『王八蛋才生氣哩，』禿子說：『不信村長我和你再來捧一交。』

『來就來！』村長把黑大襖一擦，說。

可是村長身體弱，又被擦倒了。大家搶着把他攙起來，替他拍去身上的灰塵。睡覺的時候，村長心裏很高興。他想：頭幾天晚上集合有些困難，現在趕他們回去也趕不走了，老齊同志說得對，人倒是愛「集體」的。

六 沒有組織是領導不好的，村長就召開了一個會，決定分成四個班。

差不多一個月工夫，九區很少情況。在區、村幹部加緊領導、督促、突擊、和游擊組民兵輪流放哨保護之下，秋收和種麥工作全部完成，並且澈底堅壁好，接着，敵人「掃蕩」的重點就向這邊轉移了。

村長接到區裏的指示：要特別準備！特別警覺！特別緊張起來，迎接更加殘酷的戰鬥！並且說：如果情況緊急，游擊組需要白天集合，可以吃戰糧，又說：因為

村長有辦法領導，區裏幹部又少，老趙同志要幫助別村，不能來了。

區裏也允許了村長的請求，加發了兩支大槍，並且又送來了一批地雷。

村長早計劃好：兩支槍給兩個新加入的游擊組員，——兩個都是退伍軍人：一個叫馬老殿，是去年因為殘廢剛從×團退伍的子弟兵，當過機槍射手；村長剛想起他，他却自動的請求參加了。一個叫劉老朋，事變前在中央軍裏幹過連排長，都說他槍法好；老廣同他說過幾回他總不幹，直等村長去請他，他才答應參加。

游擊組有這兩個人加入，信心就更加高，更加活躍；有的說：『這回可棒了！』有的說：『秋收堅壁都完畢了，就等鬼子來挨打，打他個稀裏胡塗！』村長更加鼓勵大家說：『游擊組本來是保衛家鄉，保衛本村。上級却還叫我們吃戰糧，使勁幹吧！』

這次情況一來就不同：東南西北四面都有敵人，單是放哨，出探和送信，就要更多的人，因之每天輪流值日的民兵也不得不增加，隊伍就擴大起來了。沒有組織是領導不好的，村長就召開了一個會，決定分成四班：大槍班、地雷班、民兵班、

事務班，大槍班班長馬老殿，地雷班班長賈辰爾（就是牛肚子）；另外選一個排長；村長介紹治安員馬老廣，他說：

『老廣有很多優點，胆子大，敢幹，堅決執行命令，不怕吃苦，忠實可靠，軍事上也有些經驗；不過也有缺點：就是性子急，有時候鬧一點脾氣，這個在團結方面有妨礙，不過可以克服……』

大家一致贊成：『老廣排長！老廣排長！』

游擊組長馬發財擔任副排長。

『村長，你就當連長，』馬黑小笑着說。

『團長！』另一個說。

『怎麼團長？』

『連長太小，當個獨立團團長。』

『好！』大家都鬧起來：『擁護團長，擁護團長……』

飛機又來了，趁機會防空，會就圓滿結束。

七 一動桌子，張手雷響了，一提水桶，張手雷響了……

接連幾天雖然四面都有敵人，主力却在北面，是從涑源黃土嶺過來的，可是他
不向裏面來，總在三十里以外的一帶村莊大燒大殺大搶！離得近的，就是東面口村
一大股敵人，有七百多，可是也一直不進來，每天就只飛機來偵察，轟炸。

每天大部分的時間是防空，緊張裏面却顯得很閒散，游擊組除了放哨的，都在
山坡根裏晒太陽，抽烟，捉虱子，否則就擦槍，或是說笑話，——比如劉叔倫講唐
僧上西天取經，騎了一匹大叫驢……不過這個笑話已經講過七八遍，誰也不笑了。
馬黑小說一個人胆子小子，飛機一來就一面跑一面尿尿，也說了好幾遍，有一回別人
就說，莫非說的就是你自己，這樣一來，馬黑小就再也不說了。

『嗨，看樣子日本今天又不來了？』一個說。

『不來好啊，你倒想他來？』另一個說。

『你恨他你打不着他，來了好打啊！』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敵人老不來，倒有點不帶勁了……

好，村長從村裏快步跑過來啦，叫大槍班快走快走，原來區裏老齊同志和大隊長來信：叫去配合區裏的中心游擊組，今夜晚到高莊襲擊敵人呢，村長說：

『去五支大槍，留下兩支看家。』

五個人都分外高興，立刻跑步出發……

……第二天一早他們趕回來，都淋了雨，村長心裏不好過，安慰他們，替他們生火烤，他們却只記着勝仗，記着老齊同志，一面烤火，一面你一句我一句的向大家講。

『是趕回了四頭驢？』有人問。

『四頭。』

『打死了多少鬼子？』

『夜裏看不清；不過老齊同志頭一槍就把哨兵撩倒了，那是看得準準的，離得不到三幾十步。』

「嘿，老齊同志像個大姑娘一樣。」村長說。

「人家真模範，真敢幹！」老廣說：「你不要看他像個大姑娘，上山走在頭裏，提了一支三八式，又叉叉叉的，誰也追不上。」

村長就號召大家向老齊同志學習。

「確實。」殘廢軍人馬老殿慢吞吞的說：「以後咱們要幹不出一點成績來，算白鬧，對不起老齊同志他們的領導。」

說着就開飯，飯剛吃完，雨停了，情況却緊了：南面西面兩路敵人同時逼近，都離水村不到十五里了。

估計敵人一定是合擊水村，先通知羣衆立刻轉移。

可是敵人暫時停止了前進。「肉電話」——山頭聯絡哨不斷傳過話來，說敵人在王莊一道溝裏反反覆覆在燒房：

——筐子村點着了！

——雙安莊也點了！

——月台和天台都冒大烟！……

村長把各人的任務仔細分派好，不斷的從自己屋裏走到院子裏，又從院子裏回到屋裏，不斷的擡頭看看屋頂……兩年以前——一九四一年秋天，他的房屋給敵人燒得精光，現在這房屋是去年冬天重新蓋起來的。

一直到太陽平西，兩路敵人才在張莊以西會合，張莊離水村只二里。

老廣和村長商議好：南山上的哨先撤，等敵人到張莊，才撤西山上的哨，估計南面可能還有敵人，東面口村的七百多敵人沒有動，游擊組向北靠。

劉叔倫和別的兩個主張大槍都上河北西山，打敵人一下。

『不打！』老廣說：『今天敵人多，前哨部隊都是輕裝，白天輕易不能打，等夜晚再看。——老殿臨走時也這樣說的，他有經驗。』

正說着，一個砲彈落到村西麥田裏，等到村長他們過到河漕北岸，飛機又很低很低的在頭上轉了；同時哨上嚷：敵人到了張莊。

一個民兵知道村長身體弱，搶着他的鋪蓋捲替他背上，說：

『村長，你快走！』

『不，你們和抗聯會主任糧秣主任先走……當心飛機。』

村長要等一等馬老殿和牛肚子他們；馬老殿在河南山頭上放哨，已經叫他撤，現在還不見回來；牛肚子他們正在河溝裏用驢糞偽裝連環地雷呢。

河北西山上的哨是游擊組長和劉老朋兩個。劉老朋一見敵人到張莊，就說：

『發財，我們快撤吧！』

『再等一等……』

這個二十一歲的瘦長小伙子，這個年輕的游擊組長，雖然不愛說話，心裏却就好強，自從上次打了個勝仗，昨天晚上又跟區裏老齊同志大隊長襲擊了敵人，信心就更高，胆也放開了。

『等一等看看敵人是不是全向這邊來，』他又說：『等他全出了張莊我們再走。』

『那就來不及了……你不走我先走！』

發財心裏想：你還在中央軍當過連排長，怎麼這樣沉不住氣？就是敵人到山脚

底下，再撤也不遲呀；可是他沒有說。

『你不走我先走了！我去告訴村長向北靠。』

劉老朋就一口氣下了山。

『老順！老順！』他連聲喊村長：『敵人下來了！快奔葦莊吧！快奔葦莊吧！』

『發財呢？』

『走吧！走吧！』

敵人有一千多；只有三百人向水村來，七百多爬了張莊的北山，爬得真快呀！馬發財看得清楚，他想這股敵人一定偷偷的直撲葦莊，於是他撒腿就向北跑，剛下山，看見村長他們還正在向前趕，他一面追一面喊：

『村長，老廣，不要走啦，快上東山，上神仙坨！』他覺得血在喉嚨口直冒。村長他們連忙向東山靠；才到半山腰，敵人已經上了葦莊的西山，向葦莊打開機槍了。

奔水村的三百敵人分兩路：一路走河南，一路走河北，都在麥田裏走，河南的

一路走到村邊就停住，向村裏打槍，一面等河北的過去會合，河北的一百多人下到河漕裏，怕地雷，從道路旁邊走，走到河邊，前頭的幾個從一攤驢糞上踏過：

——轟！

立刻倒下了四五個。

後面的鬼子圍上去：扶住受傷的，拖死屍的，也有找地雷碎片的，越圍越多……

——轟隆！

旁邊又趑翻了一個，來得更大更響！許多人倒下了，沒有倒下的擠成一團，在火藥濃煙裏嚇得昏頭亂轉，哇哇哇哇，大聲的哭，大聲的叫……

過了河，一個個伸手提腳，像戲台演戲似的，好容易才進了村：

街道裏，一個影壁後面有一片空地，上面亂七八糟鋪滿了踏爛的粟穭，好地方，於是把洋馬拴過去。

——轟！……轟！

又爆炸了兩個，人的血肉，馬的腸肚，飛上天，掉下來，和爛粟糶混成一片。

中隊長小隊長看中了村長的新屋，就帶了幾個鬼子住進去。

天氣冷，叫把一張破桌子生火烤，一動桌子，張手雷響了！

肚子餓，叫打水做飯，一提水桶，張手雷響了！

要睡覺，風大，叫把軍毯掛上去，窗檣上的張手雷響了！……這時候，太陽已經下去，山頭上還亮，山脚下漸漸陰暗了，撲葦莊的敵人就在葦莊住下，不過不住在村裏，在村西搭起了棚舖。

村長他們看清楚以後，也就計劃着暫時找地方休息，做飯吃，神仙坨的半山腰有個大石洞，裏面有人有鍋，可以做飯，這時，監視口村的哨也回來了，說口村敵人已進到苑村。——離這裏不遠。

『唉，老殿還沒有回，就怕他剛進村碰上了敵人。』村長又想起他，非常擔心，吃飯時老是停住不吃。

大家也是一樣擔心，可是都安慰村長：

『不要緊的，村長，老殿有經驗。』

『他的脚殘廢，個兒又大，走不快。』村長還是不放心。

今天是十一月七日。吃過晚飯，陰歷十月上旬的月亮已照在頭上，因為有雲，白胡胡的不大亮，照着山上的茅草一片黃沙沙，照不着的山窟窿黑幽幽，一個一個黑幽幽。

『這怎麼移呀！這怎麼移呀！』

『老朋，你又嚷了！』游擊組長說：『有什麼不好移？』

『好移？』老朋說：『水村、葦莊、苑村，三面有敵人，明天一定包圍神仙坨……』

『十面包圍我也不怕！這時候說什麼洩氣話，嚇唬人！』

『誰？我嚇人？我……？』

老廣着急的說：

『大家正在商量，你們吵什麼？』

『不要吵，』村長說：『現在是想辦法的時候，不是吵的時候，不是叫困難的時候，你們有意見以後開會檢討，現在不要吵！』

隨即決定偏坡向南到小米嶺，察看敵人到底住在水村還是走了，如果在，想法擾亂他。

夜很靜，什麼響聲也沒有，月亮照着，從小米嶺上，向西南看去，東西橫躺着，的白亮的河漕那邊，靠近灰隱隱的山坡根，一簇夾白夾黑的房屋，屋頂上飄着白漫漫的夜霧，那就是水村。

大家不顧寒冷，伏在山梁上的厚草裏，仔細聽，一開始什麼也聽不見，但到後來，什麼聲音也聽到了，有大批瓦片掉在地下的聲音，有劈木柴的聲音，以至吆喝聲，腳步聲，碗筷碰觸聲……接着又閃出了不大的火光，先一處，後來二處，三處……

『村長，洋人找不到木柴，一定拆屋椽子烤火了！』劉叔倫說：『摸他去吧！』正在商議着怎樣下去摸，要等他們睡了以後；這時，村子南面忽然響了一槍，

是從南山上打的，接着又是一槍，村裏的幾攤火明立刻都熄了。等了好一回槍不再響，火明又亮起來，可是槍聲又響了，偏西了一點，火明隨即又熄了。

大家估計也許是齊村或是大坡村的游擊組先下手了，怕發生誤會，就決定不去，在山梁上打了幾槍，這一打，村裏的火明就再不亮，却聽得雜亂的響動更加厲害，一直到村長他們回到石洞裏去睡覺還沒有停止。

睡覺以前，村長同大家把明天的行動布置好；等大家都已經睡着，他還在抽煙，想着殘廢軍人……

八 『你是誰呀？』 —— 『我是馮老殿！』

村長迷迷糊糊睡着的時候，老廣就起來了，爲了防備敵人萬一包圍搜山，天明以前他們要上這個大神仙坨的尖頂，控制制高點，監視三面的敵人，緊急時就分散轉移；村長和游擊組長負責帶領一路，他和中隊長負責帶領一路，一向依賴村長慣了，現在要離開村長單獨負責，就感覺到肩膀上很重；另外，村長又特別提出來，

游擊組要堅持不離開本村保護本村的原則；天明以後主要的任務是監視水村的敵人，想法打擊他；等敵人一走就立刻回村，供應作戰部隊的糧食和住宿，擔架和運輸；叫老百姓立刻回家。

這時候月亮已經落山，三星偏西了。憑他膽大，也不怕冷，他一個人就爬了好多山，上到一個小坨，可是還看不見水村，却能見到葦莊，四面什麼動靜也沒有，只很遠的地方有一聲兩聲狼叫，老廣此刻忽然覺得這個山真是大，敵人有什麼辦法搜山？這樣一想，輕鬆了許多，就專想怎樣打擊水村的敵人，來了，不能白白的讓他回去，於是他立刻像野兔一樣跑回石洞，叫醒大家，把飯做好，吃飽，隨即摸黑上山。

在神仙坨頂上，四面都看得很遠很遠。可是太陽升起了很久，三路敵人一路也不動。東北方向的龍華五區却從天剛亮的時候起，就四處冒大煙，太陽照着，成了一個一個通紅的大煙柱，直鑽天空，靠近地面一兩丈高的幾十里方圓之內，更是籠罩了昏黃一片，像下大雨時候的濃雲，把太陽都薰黃了，游擊組和民兵看着這個，

一個個都咬牙切齒，不斷的罵：『啊呀！啊呀！他媽的燒啊！……』有幾個的眼眶裏都擠出了眼淚。

村長更是深深的皺着眉頭，不斷的嚥唾沫，啞嘴，他突然回轉頭又向西南看了，——他想起了自己村裏和自己家裏！

『老廣。』他說：『敵人不會搜山了，我們回去！』

他估計水村的敵人今天可能向東奔齊村，也可能向北和葦莊的再會合，馬上去分兩處監視追擊他們。

『要追擊就集中火力！』老廣說：『碰不上就便宜了他，要碰上了就打像個樣子！』

村長和游擊組長都同意，留了兩個民兵監視在這尖上，其餘立刻下去，在水村到葦莊中間的一個低梁上，隱蔽好。

可是敵人竟不出動，水村竟像沒有敵人似的。

水村確是沒有敵人了，昨天夜裏三面槍聲一響，他們就立刻慌慌張張出了水

村，過到河北宿在一個山窩窪裏了。

不到一回，敵人從那個窿窟向這邊路上走。

『啫，敵人！敵人！』

一個游擊員眼快先看見了。

『我不叫打，不能打！』老廣預先下命令。

可是南面山上打了槍，正是向敵人打的，敵人這一下可慌了，在大道上向北亂跑。

老廣他們屏住了氣，看着他們向這面跑：近了，近了……到了面前山腳下了。

『打吧？』劉叔倫發抖說，動着槍栓。

『不能打！不能打！』老廣着了急：『等過了多一半再打。』

等着，等着。

到時候了。七枝槍一齊下手：

——兵！……巴！

——兵兵……巴兵！……

那密射的槍聲響，連山谷也在大聲叫喊！助威！

村長看着敵人那慌亂勁兒：灰塵揚起來，人呀，馬呀，亂叫亂擠，奔跑的，倒下的……笑得他直咳嗽。

『老廣，打那個騎洋馬的。』一個說。

禿子劉叔倫打一槍就罵一聲：『我操你姥姥的！』

劉老朋打完了一排子彈又壓上一排，打完了一排又壓上一排。

『老朋，看準了才打。』村長和游擊組長都說。

『我知道！』老朋說。又壓上一排。

敵人退了。他還在打，看都看不見了，他還打了兩槍。

這時不知道村裏還有敵人沒有，不能馬上回村，正想法派人先去探，却聽得村裏有人叫喊：

『回來吧！敵人都走了，回來吧！』

『誰喊呢？』

『一定是漢奸！一定是漢奸！』有人說。

不，游擊組長聽清了，但他還不放心，就大聲問：

『你是誰呀？』

歇了一回：『我是馬老殿！』

『老殿嗎？老殿嗎？』村長連忙說：『好，我們完全勝利了！——先下去打掃戰場。』

敵人丟下了一匹毛驢，雖然大家可惜這股敵人牲口少，可是仍然很高興，民兵馬黑小趕着毛驢回村，一路上唸道：『游擊小組一上梁，嚇得鬼子直叫娘！游擊小組一上梁，嚇得鬼子直叫娘……』

劉叔倫就唱：

『殺退鬼子兵，

一齊下關東。

牛肚子特別跑得快，大家說他想搶着先到村裏檢「洋落」；可是當大家走到河溝裏，他迎上來說。

『你們看，村長，這兩個坑炸得多大！這是一灘血，這裏又是一攤！……』
血都變成了紫黑色，膏着地面，膏着驢糞和石塊。四週密密層層的皮鞋腳印，還找到壓板的木屑，炸彈的碎片却一點也看不見了。

『炸得真兇呀！』大家說。

到村裏，馬老殿早把「洋落」都檢在村長屋裏了：兩面太陽旗，一把指揮刀，一本日文的「步兵操典」，地圖，軍毯皮鞋、殺菌藥、空洋鐵罐頭、兩匣醬、切菜刀、鍋鏟、三隻殺死的鷄、一隻割下頭的豬、碾上只碾了一半的大米……（豬、鷄、大米都是別處搶來的，水村除拆了兩間房，什麼也沒有損失。）

窗口燒了一大堆穀草灰，窗框檔都燒黑了，因為沒有門窗，沒有引火柴，敵人

要點房沒有點着。

村長看了心裏太高興，禁不住說：

『看日本算是沒法了！』

馬老殿從口袋掏出兩包檢來的香煙分發給大家，每人一枝；把一個手電棒送給村長。

村長是見過電棒的，不過沒使過，現在他一按就一亮，一按就一亮，心裏挺快樂。

『好，真像個獨立團團長了。』大家說。

村長笑笑，接着就問馬老殿，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也就都團團圍住這個殘廢軍人；他站在中間，比誰都高出一個頭，也特別顯得粗胖。

原來昨天他一看過不了河，他就沒有撤，在南山上看着四個大地雷爆炸，炸死炸傷的人真多。

夜裏，他決計擾亂敵人。

『敵人剛點起火，我在山上先從東邊打兩槍，再跑到西邊打兩槍。』他說：『後來聽到小米嶺上打槍，我就猜到是你們。』

他聽着敵人雜七亂八的出村，他猜他走不遠，就在厚山草裏睡了一覺；天一亮他又伏在山頭上了，今早晨的槍也是他打的，後來東北山上打槍，他又猜到一定是村長他們……他就叫他們回村。

『那末你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把你這個大肚子餓苦了。』

『我違反了一點羣衆紀律。』老殿慢吞吞的說：『我拔了十幾個大蘿蔔，打兩槍我就吃一個，打兩槍我就吃一個。』

『好傢伙！』大家說。

還沒有做飯，村長先找了七八個紅柿給他。

『大家吃，大家吃。』

九 『對敵人和漢奸，不提高警覺性或是心軟，都是要不得的！』

有幾個人沒有等得及老殿講，先又到處找「洋落」：結果找回來了一個面生老頭兒，——是在一間耳房裏找到的，他躺在地下草舖上。

老頭兒穿一身半新舊的黑夾褲夾襖；背着兩隻洋洗臉盆，一小捆新的白布藍布條，一個小孩掛的銀鎖鍊；濃黑鬍子；瘦得像個大煙鬼。

他不肯走，一步一啼哭，說他的腿給敵人打壞了。

——漢奸！漢奸！

——他裝蒜！

——揍他！

人們七七八八的說。

治安員老廣走上去，就問他：

『你是哪兒的？』

「完縣安陽的。」

「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敵人捉來的。」

「捉住幾天了？」

「二十幾天了。」

「怎麼這回敵人沒有把你帶着走？」

「我被打壞了。」

「爲什麼打你？」

「他們叫我背東西，我背不動，就打我。」

「你姓什麼？」

「我姓安。」

「安陽有姓安的吗？」

「都，都姓安……」

『你的口音不像完縣的？』

『我是完縣的！』

『你這銀鎖鍊幹什麼的？』

『我，我到閨女家裏去，去……去送禮，……路上給捉住了。』

一個民兵說：『安陽沒有姓安的，一定是漢奸！』

另一個說：『要是好人，那有這些東西？——這許多新布都是檢人家的！』

『看他的樣子就不是好人！』

『揍他！』『揍他！』……『綁起來！』

有一個就給了他一拳頭！

『唉！』老傢伙大聲號哭，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是好百姓哪。……』

村長說：『不要打。』

老廣跟村長商議了一回，村長就來問他：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照實說。』

『我是好老百姓哪，鬼子把我捉來的啊……』老頭兒儘是這麼說，一面哭。

『不打不行！』幾個人又要動手。

村長阻擋着他們說：『你們打什麼呢？就算是壞人，我們也不能隨便打他，送他區裏去；要真是好老百姓，豈不打冤了人，……』

『我是好老百姓哪！我是好老百姓哪！』

村長又問了幾句，猜想他也許是個好老百姓，不過有可疑的地方，末了決定把他送區。

『我一步也走不了啊，一步也……』

牛肚子乘着村長不看見，用膝蓋撞老頭兒一下，說：

『老東西，你沒有「民族氣」！』他認爲，那有跟敵人一路走二十多天還沒有逃走的。

派一個民兵把老傢伙送區以後，村長說：

『中隊長，再派幾個民兵把村裏老百姓都叫回來；告訴他們只拆了兩間房，別

的什麼損失也沒有。」

但是有兩個民兵正在吵嘴：

一個說：『人家馬老殿檢了那麼多東西都交出來了，你怎麼不交！』

一個說：『你真是老鼠搥貓尾巴，找事兒哩！我的事你管不着！』

排長老廣說：

『誰檢了東西，誰都得交出來，不要「農民」！』

村長轉着眼珠子，想了一想，說：

『是的，都交出來，就是一把小刀也得交出來，歸公家，同毛驢一齊送到區裏去。』
有一個游擊組員說他願意出十塊錢買那把切菜刀，他家裏沒有切菜刀使。

另一個就說：『我願出十五塊，我家裏也沒有得使哩！』

嚷了半天還是村長決定：誰也不准買，大家都贊成，接着村長又說：

『我不能讓人說閒話，我這個手電棒也送區。』

『誰說閒話？誰說閒話？』大家搶着說。

『村長，你真是……區裏要批評你，我們負責。』

『對，老廣說得對，我們大家負責。』

吃晚飯的時候，村長和村幹部們商議好：一個豬，三隻雞，和幾升稻米，不送區；讓游擊組吃，鼓勵鼓勵大家。

『區裏若要批評，我頂着！』村長說。

大家高興得都敲起飯碗來。

吃過晚飯天就黑了，一回，那個押送老頭兒的民兵紅着臉喘着氣回來，說老頭兒在路上逃走了！

大家一下子大鬧起來：都說這個民兵該死！……而且斷定那個老傢伙一定是漢奸！

村長越想越難過；從來很少發過火，這回發火了！他大聲責問那個民兵：

『你真是沒有腦袋的！你回家穿衣服，怎麼不把他帶上？却拴在路邊！』

『我，我心想着他逃不了……他，他又一步也不能走。』

『一步也不能走！……』村長使勁嚥唾沫，臉都氣成灰色了：『你替我快去找回來，找不着不要來見我！』

大家都不說話，等那個民兵走了以後，才又議論紛紛——有的說：他媽的老東西裝得真像；有的說：不該不看看他到底打傷了沒有？有的說：安陽確是沒有姓安的；有的說：敵人現在就是利用老頭兒當偵探，被我們捉住了，就說是被抓來的民伕；牛肚子就說：我猜到他不是好東西，那有二十多天還不逃走的！有的說：要是真的好老百姓，就不會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等到漢奸逃走了，大家又變得聰明了！』劉叔倫說。

『你呢？』

『我一樣，村長也是一樣……』

『哈，村長還不讓我們打，還叫綁鬆一點哩……』大家笑着說。

村長說：

『確實我也太大意，心太軟……這個給我們一個好教訓：對敵人和漢奸不提高

警覺性，或是心軟，都是要不得的！以後無論如何要注意，錯誤只能犯一回，不能犯二回！」

這時，村裏的老百姓派代表送來了一頭羊，幾十斤白菜跟蘿蔔，慰勞游擊組；爲的他們保護了羣衆，村裏不受損失……不怕辛苦，不怕危險……

大家都把漢奸的事暫時丟開，爲這個新的光榮的事情大鬧大樂了。

十 『我來給大家唸唸，信上寫得挺好：「關於你

們優良的成績，以後區裏是要獎勵的……」』

村長自然更加高興；一面把最近的勝利成績和漢奸的事情報告區裏；一面就和開明財主糧秣主任兩人拿出二三十斤黃米，請大家吃糕。

大家叫村長不必這樣客氣，村長就說：

『只要把敵人打走，只要不受損失，我化費一點不算什麼。』

這頓豐富的會餐是在第二天下午舉行的，把全體游擊組民兵都樂壞了，也都吃

足了：有羊肉、有糕、有白菜蘿蔔，還有敵人「慰勞」的豬肉、雞、大米……。

沒有開飯就說了許多笑話；等到一面吃，有的還在說：

『嗨，這塊羊肉大大的！』

『你米西米西的，不客氣的！……』

許多人搶着替村長拿糕，盛菜，不讓他下炕來。

許多人讓馬老殿多吃幾塊大肥肉，特別慰勞慰勞他，抗聯會主任一直兼做伙夫，今天又做廚子，他說：『老殿，憑你肚子大，一頓吃八碗，今天吃十碗也管你夠。』

許多人都吃得肚子直直的，腰也不能彎；有一個就說：

『嗨，不吃餓的慌，吃又撐的慌。』

『撐死總比餓死強！』禿子說。

誰都吃完了，禿子手裏還拿着一塊糕，看着直喘氣。

每個人都是嘴上油光光，臉上紅堂堂。

村長也和大家說了許多笑話；不過後來說：村裏慰勞大家，大家要更好的幹；

又說：今天的豬肉大米都是敵人搶了別處的老百姓的，不要光是吃，要替別處的老百姓報仇！

『村長就是想，問題想的多，也想得好。』誰說：『我們可不行，我們只知道有得吃就吃，洋人來了就幹！』

村長正要說話，有人叫他了；區裏送來了一封信。

拆開來，村長一面看一面就微笑。

大家都圍攏去，問說些什麼？

『是區長和老齊同志回的信。』村長說：『我來給大家唸唸，信上寫得挺好：「關於你們優良的成績，以後區裏是要獎勵的……現在又送去大小地雷六個，子彈一百發……」』

區裏還指示：要特別防備敵人的反覆；要特別注意糧食的堅壁和青壯年，牲口的轉移；這個階段敵人「掃蕩」的特點是大燒大搶，用相當大股的兵力反覆奔襲：一下子來了，一下子又走了；你以為他走了，突然間他又來了。

『來吧！』老廣排長說。

『來吧，揍他個媽那比的！』大家說。

十一 牛肚子被捕了！地雷還捧在手裏。

村長和他的兵們把山頭聯絡哨佈置得更好；不但村子四面有哨；而且主動的幫助鄰近各村，想法和他們的山頭哨都聯絡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一喊百應；敵人在二三十里以外一出動，幾個山頭哨一傳，這裏馬上就知道了。

『嘿，有了這樣好的「肉電話」，敵人反覆個屁！』村長和他的兵們都驕傲的這樣說，雖然情況一直很緊，村裏老百姓照常能安住在村裏。

可是敵人接連幾天竟不走近來，只是一架破飛機嗚嗚隆隆轉。

老廣和牛肚子他們家裏缺乏勞動力，地裏的蘿蔔白菜都沒有；天冷了，再不起就要凍壞，上級有過指示，必要時民兵可以幫助起，因為民兵是輪流值日的，這樣好使游擊組安心一意和鬼子幹，村長就抓緊時間動員民兵在一天裏面都幫助他們起

完了。

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游擊組員們放哨回來，大家都打了很多柴火，燒火烤。團團圍着烤火，說笑又多了。

游擊組長馬發財去了包頭的毛巾，戴上敵人的一頂舊的高頂呢帽；個兒原來就高，這樣更加高了，大家就都叫他「高麗棒子」。

他很愛他的媳婦！平常也很聽她的話；可是一打起游擊來，就不同了——他打日本打上了癡！有一回因為情況太緊，他媳婦叫他不要去，他就大聲說：『你待着吧！』女人因此啼哭了半天。

『高麗棒子，回家看看你媳婦吧。』有人起頭了。

『去你的，你不回去看看你媳婦？』

『我媳婦是二五眼，那像你那個；又胖，又白，又挺會……啊哈哈哈哈哈……』

這年輕的游擊組長不但不愛說話，更加不會說笑話，這一來臉就紅了，臉越紅大家就越逗他。

村長也笑着說：

『他是你們的上級，你們可不能欺侮他。』

游擊組長的臉就更紅了，接連的說：

『村長你……村長你……』

禿子劉叔倫沒有搶到機會說話，心裏癢癢趁大家笑的起勁的時候，他就轉移了目標，大聲嚷道：

『喂！你們知道馬老殿爲什麼退伍？你們知道嗎？』

大家有意說不知道。

『我猜到你們不知道，』禿子說：『老殿肚子大，一頓要吃二斤小米，一天四斤，部隊供不起……』

老殿比誰也吃的多，這是真的，一頓吃一斤小米滿不在乎。個兒比誰也都高大；退伍以前他的軍服和鞋襪是另外定做的；他的頭像個大號西瓜，臉孔又大又圓又胖，紅的發紫，像凍了的柿子，脾氣挺好；對人和平；尊重上級；做事沉着，從

來不依老賣老；要沒有人告訴你，誰也猜想不到他是戰鬥過四年的子弟兵，並且是有名的機槍射手。

人不找他說話，他就一天不說話，說起來也是慢吞吞的，走路像駱駝；可是爬起山來誰也趕不上，他一步比別人兩步大。

禿子看他不管話，又說：

『老殿，你說是不是？是不是？』

『是。』老殿笑嘻嘻。

『我們來比一比，』禿子又說：『你到底比我高多少？』

『好，來比一比。』老殿就站起來。

禿子也站起來，靠到他右邊，他的頭比他的肩膀還低幾寸，老殿乘空用右手臂把禿子的腦袋一夾，向上一提！禿子兩腳離了地，在空中亂動；嘴裏透不出氣，嗚哇嗚哇直叫。

等到放下來，破氈帽掉了，露出光光的禿頭。

『哈，汽燈！汽燈！』

『真亮啊！真亮啊！』

大家大笑大鬧，鼓着掌，火塊踏得滿地。

敵人在北小區寨頭村挖上個大土坑活埋了男女老少一百二十多人，這慘案像雷聲中的一個霹靂！把村長和他的兵們一時嚇呆了，心裏埋下了更深更大的仇恨！青年農民是喜歡說笑的，可是他們更用心報仇；從此後，他們誰都不大願意多折騰，只日夜盼望着更勇敢更兇猛的打敵人。

可是敵人還不來，每日每夜，就叫老殿講部隊上戰鬥的故事來過癮，老殿一面講，一面把軍事常識和戰鬥經驗傳授給大家。除了村長，他漸漸成了這個小小隊伍的中心。

『老殿，聽說×團和×區隊在滿城徐定一帶又收復了二十多個砲樓……還有冀中……還有大批偽軍反正！』

『那還少得了，』老殿說：『敵人兵力太缺！這回溝線外淨是咱們的天下！』

『嘿，鬼子「掃蕩」咱們，咱們掃蕩他！』牛肚子說。

一天傍晚，情況突然緊了起來，四面敵人都逼近；最近的是北面，有一千多人，到了葦莊一帶。

葦莊離水村只七八里，爲了防備敵人夜襲，游擊組決定立即掩護全村老百姓向東南方轉移，過黃泥坨那邊有幾個小莊。

『賈辰爾，』老廣喊牛肚子，說：『地雷班把線都割斷，不要炸了自己人；明天一早再接上……明天可不要忘記啊！』

『忘記？忘記拉屎也忘記不了這個！』牛肚子說。

劉老朋來找村長，說他的家口在另外一個小莊上，怕互助小組靠不住，要回去照顧轉移，今晚不能跟游擊組走。

『那不行！』村長乾脆說。

『不行我也得回家，老順！』說着，把大槍放下就走了。
村長氣得臉發紫，儘是嚥唾沫，一時說不出話。

「哼，金子是金子，他媽的大麻子葉只是大麻子葉！」誰憤憤地這樣說，同時，幾個民兵就搶着要帶那支大槍。

天黑了，老百姓都走了，游擊組才走，一個老頭兒走在後面，笑嘻嘻對村長說：

「村長，快走吧，你們不去，我們睡覺就不踏實。」

夜裏還響了幾聲大砲，據說是敵人的信號……

第二天照例天不明就吃完飯，上了黃泥坨，牛肚子幾個下到村裏，把四處的地雷線接上。

老廣和村長商議好：假使今天發生戰鬥，讓老殿負責指揮，老殿推辭了一回才答應說：

「這是暫時這一回。」

此刻東方透了魚肚白，老殿就叫劉叔倫，馬老忍，馬正軍，馬應天他們四支槍留在黃泥坨尖上，掩護他和馬老廣，馬發財三支槍下到離村更近的一個低山頭，牛

肚子幾個接好了地雷線回來，就跟他們在一起：一面看守地雷，一面想看看馬老殿打槍。

太陽剛露面，飛機就來了：在齊村以東武莊口村一帶打圈子，末了在武莊投下兩個黃色煙幕彈，也是信號，武莊有三幾百人。

葦莊方面暫時竟沒有動靜，天氣很好，滿天沒有一點雲彩，小風也不太冷，紅亮的太陽光首先照上西面遠遠近近的大山頭，照成燦爛的火黃色：南一片，北一片，真是好看。

高尖上派一個人監視着，其餘的人坐在厚茅草裏打火抽煙，槍攔在肩膀上。

『老殿，』地雷班的一個人說：『再講「淩靈戰役」吧。』

『贊成，贊成，』大家說，他們聽這個聽上了癮。

老殿慢慢地說，一鍋煙，兩鍋煙……講的個個人都眉開眼笑，這時太陽射到他們頭上臉上了；太陽光也在動，也在笑。

老殿停下又裝一鍋煙，歇一歇氣。

『接着講！接着講！』牛肚子催促他。

『那個山也像這個山頭，不高，』老殿又講下去：『離村子也不遠，好比下面我們這個村子就是，重機槍早已支好，看準了我就一梭子……啊，你們猜猜想想

……接着我又是一梭子——』

『聽着點兒，聽着點兒，北邊哨上嚷哩！』監視哨打斷老殿的話。

大家立刻準備，果然大隊敵人從北面過來了，走的很快；不一回就到了水村河北的一片沙灘裏，亂七八糟一大堆停歇下來，像大羣羊臥地似的，——原來被我們××團追擊了一陣，一口氣跑了八里地。

敵人一歇下來隨即分出四五十個向村裏走……可是在河漕裏趟翻了一個大地雷，立刻又退回去了；而且大隊也馬上起身，慌裏慌張，踏七雜八的向東走，向齊村方向去了。

『打吧？』

『不要打，』老殿說：『太遠，打不到，浪費子彈。』

『追上東邊的山頭去打？』

『不，追不上；而且說不定後面還有。』

牛肚子估計着敵人花樣多，可能還要返回來，馬上捧了一個地雷，帶了兩個班員飛奔下去，打算剛才爆炸的地方再埋上。

『我們掩護你；你的眼睛也多管點事！』

『不要緊，』牛肚子說：『洋鬼子他捉不住我！』

他比誰也跑得快，一個人走在老前頭。

後面兩個人剛在村裏，突然看見從剛才的沙灘岸邊鑽出來一股敵人，有四五十。可是牛肚子已經下到河漕裏，他們喊他他也不聽見，等到山頭上老殿打一槍他才站住，敵人已經到了他面前，三面包圍住他。

牛肚子被捕了！地雷還捧在手裏。

十二 就這樣：他們三支槍，打退了三四十敵人三次頑強的衝鋒！

牛肚子眼前一陣黑：同時覺得沉重的皮靴踢在屁股上！「民族氣」立刻來在他心裏。「民族氣」就是硬骨頭。

牛肚子是硬骨頭。生死關頭和天大的仇恨使忠實憨厚的硬骨頭馬上了智慧和計謀。

「你是「地狗子」的？」敵人恨透了游擊組，怕極了游擊組，叫游擊組就叫「地狗子」。

牛肚子心裏話：『我操你八輩祖宗！』可是他說：

『我不是，我是埋地雷的』

『誰叫你埋的』

牛肚子騙他們：是八路軍叫埋的，不埋不行，八路軍要打的；他自己是大大的良民的。

『良民的？』

『良民的；我領「皇軍」挖窖的，公糧大大的有！』

敵人解開了他的綁繩，牛肚子咬着牙關就跪下去磕頭。

把地雷的火藥倒在河水裏，四五十「皇軍」就放心大胆的跟着牛肚子進村裏去挖窖。

在一條大街轉向麥田去的拐角地方，牛肚子從埋地雷的上面穩穩妥妥的跨過去，敵人跟着他，牛肚子一跨過去就快跑，向老殿他們那個山頭跑。

牛肚子一面跑一面想：怎麼還不『轟』啊？……

——轟！果然一個二十五斤的大號地雷趟翻了。

敵人這一下惱恨之極，剩下三四十人，也不管炸死炸傷的，就沒命的追。這時，低山頭上密密的槍彈有力的打下來！

『上去的！上去的！』小隊長大叫。

三四十敵人就丟下牛肚子向低山頭上衝。

黃泥坨高尖的槍也響了，馬老殿馬老廣馬發財三個被掩護着向高尖上轉移；等到敵人衝上低山頭，他們七支槍到了一塊了，可是敵人不顧密射的子彈在耳邊在腳下吡吡的叫，也不顧被打倒的同伴。仍然頑強的一股勁兒向上衝。

『發財，打右邊。』老殿說：『劉叔倫，你們四個先往後撤。』

『你們呢？』

『你不管，你們快撤！』說話之間一排子彈又壓上了，

老廣和發財又都射倒了一個，可是敵人離得不到一百步了！

老殿一個手榴彈扔下去，滾翻了幾個，可是敵人還是衝！

老殿就只有一個手榴彈，老廣和發財一個也沒帶。

『你們兩個撤吧。』老殿說：『不要撤遠，看着我。』

『你呢？』

『我掩護你們，我不要緊！』

這個殘廢軍人早就在這山頭拔好了非常好的穩蔽地，緊急時可以躲藏。這裏山

陡，敵人也不容易衝上去。

他一顆子彈一顆子彈有力的準確的發射着。太陽光照得他東面半個大圓胖臉，又紅又亮，冒着蒸蒸的熱氣。槍拴閃爍着鐵的白光，一股一股青煙從槍口噴發出來。

然而野獸一樣的敵人哇哇哇哇號叫着，還是衝！衝！

離得很近了，馬老殿才提着槍轉身跑。腳雖然有點殘廢，一大步還能跨五尺遠，一回兒就不見了。

敵人上了高山尖，却看不見剛才打槍的人，四處搜索：只有山，只有大石頭，只有厚厚的茅草。就是找不見人，一個人也沒有！

鬼子惱怒得要命，可是鬼子一點法兒也沒有。折騰了半天，只好沒精打彩的回去。

可是剛下去不遠，上面又打來了槍，而且有是三個人，三支槍。

敵人惱怒着又衝上去……可是又一個人也沒有。

再下來……哈嗨，槍又響了！

小隊長說：『再上去的。』

另一個就大叫：『不去的！不去的！』……

就這樣，他們三支槍，打退了三四十敵人三次頑強的衝鋒！

看準敵人走遠以後，他們立刻下去檢查射擊的成績，摸不清到底殺傷多少敵人，但草裏和石頭上，找到四五處斑斑的紫紅色的血跡。

全部敵人都向武莊方面退去了，民兵們也爬到了高尖上，馬黑小就大聲道唸起來：『游擊小組一上梁，嚇得鬼子直叫娘……』別的民兵齊聲附和着。

這時飛機來了，不去炸彈，也不打機槍，却散下大批的傳單；飄蕩在半空中，像一大羣野鴿子。

好多游擊組員和民兵拾了一大把一大堆，不願意拾的就說：『都是胡說八道，拾牠幹什麼？』『我拿回去糊窗』；有的說：『我拿來抽煙』。而且有幾個真的學八路軍捲着煙抽起來了，有幾個識一些字的也在念。一個游擊組員念了一段，就對大家說：『敵人叫我們把糧食送到「和平區」去，他替我們保管，——這就叫黃鼬給雞拜年，沒安着好心！』另一個說：『他鷄巴「和平區」，洋鬼子糧食太缺，着

實急壞了，你們聽聽那上面寫的！」

有一個民兵不參加這個熱鬧，只顧一個人在念；他識字不多，一個字一個字的念：『所，以，說，抗，日，的，人，就，是，漢，奸……』怎麼抗日的人到是漢奸呢？他想不通；想了一回突然想通了，就一下子把傳單撕得粉碎，而且罵道：『狗屁！狗屁！吐，吐，吐！』隨即他又搶了好多別人的也都撕得粉碎，馬黑小着急說：『我擦屁股！我擦屁股的！』……

敵人更遠了！

晚上回到村裏，新的勝利帶來了新的熱鬧，真是鬧翻了天，村長也不禁止了，他一直笑嘻嘻，含着煙管，同這個說幾句，同那個說幾句，劉叔倫用大嗓子壓住了人聲，說道：

『今天牛肚子可真是懸！幸虧掩護得好。』

『你？』牛肚子撇撇嘴說：『禿子！』

『馬老殿可是全靠我在上頭掩護！』禿子說。

老殿笑笑。

村長說：「今天大家全有功勞……可是也有缺點！」

「牛肚子太大。」胆小的馬黑小說。

「胆大勇敢，這是很好的。」老廣接着說：「不過他今天太大意，那是不好……不過賈辰爾真是好樣兒的。」

「是好樣兒裏面的好樣兒。」村長說：「以後再細心一點。就考頭一名了！」老殿站在人羣裏，比誰也高出一個大腦袋，末了他對大家說：「以後地雷班一定要帶上兩支大槍。這是一，第二，帶大槍的一定要持手榴彈。我說過幾回，大家都說擄着嫌麻煩，也用不着牠，今天看見了，怎麼樣？以後大槍一定要和手榴彈配合……」

一三 「馬老殿是模範，賈辰爾是模範，大多數人都是模範……」

區裏又來了指示，說敵人「掃蕩」九區的第二期可能又告一段落，至少要緩和幾天；應抓緊時間進行以下許多工作：調查損失；慰問救濟受災受難羣衆，深入宣

傳敵人大燒大殺的空前暴行和我們偉大的勝利；鼓勵和發揚民族氣節；游擊組和戰時村公所特別要慎重總結檢討兩個月來的戰鬥工作，鑑定幹部，獎勵模範游擊組員和民兵，加強組織，教育和領導，準備迎接第三期再接再厲的鬥爭！

於是，在晚上，一個空前的總結檢討大會召開了，出席戰時村公所全體幹部，全體游擊組員和大部份民兵，地點就在村長的新屋裏；牆上一長排掛着七支大槍和子彈匣；炕頭新發下的地雷又擺成一長條，像一個個酒瓶子；地下燒着大堆紅紅的柴火；大家圍住火堆團團地坐成一個大圓圈，火光照得每個人的臉都是紅噴噴，亮堂堂。

今天誰也不鬧；連劉叔倫馬黑小也都規規矩矩，聽着一個個檢查自己，檢查別人，偶而有一句兩句引起大家笑一笑，隨即又安靜了。

大家都是說不大好；有的不會說；有的害臊；有的說了一句半句就停住，再伸出手去烤火，想起來接上了就再說幾句……可是一點鐘兩點鐘過去，要說的話也就都說出來了。

末了由村長做結論。

村長從火堆旁邊坐直起來，從嘴裏拿出煙管，用袖子抹抹嘴唇，使勁嚙一回唾沫，才說：

『我也是不會說話，我怕總結不好，——說不上是總結，不對的地方大家隨時提出來。』

他首先把自己也檢討了一番：說雖然大家推他做模範，實在是不夠模範，他的缺點還有很多：第一，他還要發脾氣，比如對馬蘭子（那個讓漢奸逃走的民兵）……

『其實我自己就沒有提高警覺性，心軟得沒有道理。』他說：『還有睡覺總睡在熱炕頭，吃飯也時常麻煩人家替我盛……』

『呀，呀，』誰說：『村長，你說這些有什麼意思？你是身體弱，倒叫我們青年人睡炕頭，讓你挨凍？』

『再說，盛飯打菜也是我們願意，我們高興……』

『我頂大的缺點，』村長接下去說：『是做許多事情沒有都同各位幹部商量；

比如領導游擊組和民兵，主要是中隊長游擊組長……」

『商量不商量的，我們沒有意見。』中隊長和其他幹部們都說：『你就是領導得好，各式各樣事情想得週到，辦得好，我們倒是麻煩了你，自己躲了懶……』

『村長，』另一個幹部說：『你領導着我們幹就得啦，就只要這麼着也就什麼都辦得好……總結我們吧！總結我們吧！』

村長又說了很多：關於模範的，像馬老殿，牛肚子，馬老廣，馬發財等不消說；另外，就像糧秣主任，五十歲的人了，還一直跟着大家爬山過水，白日黑夜的打游擊，走不動也硬走，供給部隊的戰時糧食沒有缺過一回；抗聯會主任共同負責領導工作以外，還怕游擊組員們太疲勞，不讓他們輪流做飯，自願擔任伙夫。

『對，對，』老廣插嘴說：『俗語說得好：做活不做飯、唱戲不唱旦，這一點抗聯會主任真是模範，功勞不小！』

關於有錯誤有缺點的大家都說了；村長特別提出劉老朋來，他認為他不但有缺點，而且犯了很大的錯誤，思想意識不正確，自願落後，他說：

『老朋一開始就不願參加游擊組；等到參加了，先是說大話，說一個子彈至少要打死一個敵人，這是好的；可是怎麼樣？上一回在神仙坨下面，他一口氣打了五十多發子彈，一個敵人也沒打着。人家批評他不愛惜子彈，他反而說：「這叫大姑娘坐月子，費力不討好，」不肯虛心接受錯誤，遇到一點點困難就叫苦，動搖，嚇唬人；依老賣老；跟別人抬槓……自己是個游擊組員，情況不緊或是會餐，他無有不到，情況一緊就只顧家；不服從命令，不遵守紀律，開小差，逃跑，怕死，……他總覺着游擊組是替別人幹似的！……』

『這是舊軍隊上的光榮傳統，』劉叔倫正正經經說。

『我來說吧。』誰冷冷的接上去：『劉老朋的心眼兒裏面是長着牙的！』

其次，村長又說到民兵馬黑小也有許多缺點：第一是胆子小，把一分情況說成十分；說笑話鬧着玩他挺帶勁，一派到他放哨或是送信就乾了，說爲什麼不派別人老是派他；看地雷不當心，離開老遠去大便，幾乎叫自己人槍翻了；又違反一次羣衆紀律，摘了人家兩個柿子；吃飯打衝鋒；什麼事都大嚷大叫……

『馬黑小，村長說的你承認不承認？』老廣問他。

『承認！』黑小把包頭的毛巾按一按，紅着臉說：『這都是我的錯誤，以後我保管改正，大家看着！』

『那就好，』村長說：『人不怕有錯誤有缺點，只要能改正；就是毛主席跟聶司令也不能一點缺點也沒有……可是不改正那就不行！』

『歸總起來說：我們的仗是打好了！勝利了！』村長又說：『我們把僱工觀念（僱傭觀念）糾正了！不執行命令，違反羣衆紀律，完全克服了！只是戰糧還是吃得太多，過了上級規定的數目，以後要想法補上……照大家的意見：馬老殿是模範；賈辰爾（就是牛肚子）是模範；馬老廣馬發財是模範；依我說：大多數人都是模範；不過模範有大有小，以後大家要向前看齊，不要向後看齊，更不要向劉老朋去看齊！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這才算真正是好樣兒的，是從青壯年裏面挑選出來的好樣兒的……大家要再

沒有意見。今天的會就算結束了。這兩天情況緩和，游擊組暫時解散，一有通知馬上集合！……」

時間不早了，陰歷十月十七日的月亮光都很高了。大劈柴烤去了一大堆；可是大家都還依依戀戀，不願意回家，捨不得這個「集體」。捨不得他們的村長。

十四 不是補記的補記

敵人對九區的第三期「掃蕩」從十一月十八日開始到十二月九日結束，這一期主要是奔襲部隊，合擊機關，用大股兵力常駐一個地方，再四面出去騷擾，反覆搜山，清剿，行動特別迅速！

誰也能想到：水村的游擊組在村長領導之下戰鬥得更英勇，作風更艱苦，獲得了更多的勝利，他們爲了節省戰糧，每天完全喝棒子稀粥，把過去吃虧的數目補上了大半。爲了適應更加殘酷的清剿和合擊，來了一次精兵簡政，單剩下十一個游擊組員和三兩個村幹部；游擊組打仗以外還做民兵的勤務工作。愈是這樣，他們愈加

自覺的執行命令，遵守紀律，完成一切任務，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敵人是殘暴的，鬥爭是艱苦的；然而這班青年農民燃燒着復仇之火，他們熱愛着鬥爭，承受得了所有的艱苦：站崗，放哨，送信，出探，埋地雷，打伏擊，掩護羣衆轉移，配合部隊作戰；他們單純，忠厚，勤勞，實際，在集體面前只看見集體的樂趣，不再有自我打算；他們決沒有無緣無故的不快活，是最能埋頭苦幹的標本！

他們戰鬥的第一個原則是：大股敵人合擊，就分散監視擾亂；小股敵人搜山清剿，就集中火力堅決消滅他，在好多次勝利中他們又有了兩次比較大的勝利：一次是擊退敵人的搶掠和燒房；房都開始點着了，搶的東西都上了馱子了，游擊組的槍四面一響，敵人房也不點了，東西也不要了，連帶來的牲口也丟下了！一次是幫助部隊作戰，我們的×團×連，在南面的大坡村附近襲擊敵人勝利之後撤退，敵用優勢兵力回頭追趕，相當危急；游擊組七支大槍由馬老殿帶領，雖在飛機轟炸下，堅決趕上去打敵人屁股；敵人以為中計了，慌忙向橫裏逃走……這兩次戰鬥剛好都下着小雪，天氣很冷，戰鬥是艱苦的，但他們卻興奮而快活。

牛肚子他們的地雷前後又爆炸了幾個，有一個三十斤的大地雷炸得最響；四外的村莊都聽到了這響聲，都說：『水村又爆炸了大地雷啦！』

這一時期殘廢軍人馬老殿更成了領導戰鬥的核心，而劉老朋卻一直沒有回來。村長呢，不論下雪刮風，身體那樣弱，始終沒有離開游擊組一步，緊緊掌握着。有時還親自站崗，黑夜查哨，同甘苦，共患難——他是這支戰鬥隊伍的靈魂。

由於這樣，整個反「掃蕩」結果，水村僅僅被拆了兩間房，此外再沒有被打開一個窖，被傷害一個人；沒有損失一粒公糧，也沒有損失一點私物。

由於這樣，整個反「掃蕩」結束，水村的社會秩序始終很安定；羣衆轉移都離村不遠，敵人一走就馬上回村；沒有受凍，沒有挨餓。

游擊組末了一次檢討會也開得更加好；每個人已習慣這個，喜歡這個，知道這個有大用處，因此個人說得更坦白更誠懇，也說得更清楚，更深入！

親愛的讀者，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決不替他們擦粉戴花。——也不能擦粉戴花的。農民有農民自己寶貴的本色，他們在偉大的地區受着神聖的教育和鍛鍊。

反「掃蕩」結束了，村裏又大大的慰勞了村長和他的兵們，謝絕也謝絕不了。區裏評定的結果：水村游擊組是全區模範游擊組之一，獎洋二百元；村長是模範幹部；馬老殿牛肚子等等是模範游擊組員，區長，老齊同志和大隊長共同寫了一封贊揚慰問他們的信。

十五 不是說明的說明

反「掃蕩」雖然結束了，游擊組員，民兵和村幹部以至羣衆，還是常去看村長，和他隨便談些什麼。在他家門前大樹下面的石頭上坐得很久。——他們離不開他。

關於村長、讀者有幾樣還沒有知道，他今年三十七歲；叫趙文平，又叫趙順天；又叫老順；可是全村的人都叫他「村長」，只有兩種人叫他「老順」：一種是和他年歲相仿或是年老的人，爲的表示親切和高興；另一種是……比如劉老朋，也叫他「老順」。

他家裏養着一百多頭羊，種二三十畝地，因爲孩子小，自己多一半時間又要放

在村裏工作上，所以僱了一個長工，凡是他家裏做過長工的都不願意再到別家去；他對他們寬宏大量，格外優待。

抗戰以前他識字二五眼，接連當了五年多村長，現在能看過區裏的通知，也能寫個簡單的信和報告了。「晉察冀日報」可以看懂一半模樣。

除了工作和下地的時候，他常常坐在門前大樹下面的石頭上，一看見區裏縣裏去的工作同志，他就笑嘻嘻的站起來迎接你，不用你費時間去找他。他嘴裏含着煙管，仔細聽你關於工作的每一句話；有時回答你一兩句：『唔，都做了，都完成了。』或者說：『都佈置了，都檢查了。』

他有一個習慣：着急時就嚙唾沫，使勁嚙着唾沫的時候，兩個眼珠來回的轉動；一面着急，一面也就什麼辦法都想出來了。

他是黃褐色的長圓臉；戴一頂氈帽頭；穿一件黑大襖；身材不高不低；雖然身體很弱，走路爬山却很快，你輕易趕不上。

他的身體是抗戰前搞壞的，抗戰以前他耍錢玩樂，加上捐稅兵災，家業幾乎變

賣完了；現在的光景淨是邊區成立以後努力拚起來的，人也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五年光明生活的體驗和正義工作的鍛鍊，使他對八路軍有極深刻的認識，有很正確的政治遠見，現在見到他的人，誰也不會相信他就是抗戰以前曾經那麼荒唐的一個人，但這是一點奇怪也沒有的；正如現在的邊區和抗戰以前截然不同一樣，今天我們的趙村長也完全經過「質」的改變的了！

最近他的手電棒裏的電用完了，他非常可惜：每逢遇到縣區幹部們或是部隊上的同志，他就問：『還能配上嗎？還能買到嗎？』。

第50



·1949·

基 本 定 價
三 元 三 角
